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少室山房類稿卷九十六

續金華叢書

漱水胡應麟明瑞著

論十首

晏嬰

夫春秋之世之亂也而忍言哉蓋君臣之義絕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韓厥厥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齊崔杼弑莊公人謂晏嬰死乎曰君死社稷則死之若爲已死非親暱誰敢任之韓厥晏嬰夫非春秋所謂賢者哉君父之仇義不共天臣弑君子弑父殺無赦無論其職大小也二子身爲大夫驟聞君父之難當率先有死奉大義而赴之誅元惡以靖國家上也苟不能則死之又不能則去之舍是亡可言者方厲公之執而書偃之召也厥橫身力爭庶幾萬一挽回必不得已猶當致命畢力于嗣主之世而始焉則爲克之中立以觀其變繼焉則爲盾之比周以怙其終晉尙爲有人乎蓋厥也弗臣而悼也弗子矣夫人臣之義食焉弗避其難嬰之食誰之食也莊

弑而弗從猶之可也方莊之未弑弗當諫與迨莊之既弑弗當討與諫而弗行與討而弗獲弗俱當去與四者之義嬰亡一焉生食其祿死而置之臣焉用哉夫春秋之世君臣之道絕矣以二子之事如彼而世以爲賢後世亦卒無有聲其罪以責之者甚矣大義之難明也

豫讓

豫讓漆身吞炭以愧人臣之懷二心者讓蓋以義士自許也當其時通國義之迄于今萬世義之迺宋儒蘇氏胡氏直以爲聖賢大學之道甚矣其識之陋也余以爲讓特刺客之好名者非惟弗知義殆近于弗知恥所持論正以導人臣之懷二心而胡以愧也夫君臣父子一也父有弗子子無弗父君有弗臣臣無弗君孟軻氏論手足腹心報施之道至矣而其言可以訓天下之爲君不可以訓天下之爲臣可以陳于唐虞桀紂之朝不可以陳于春秋戰國之世以故言出于孟氏而豪傑猶或非之然而曰犬馬曰土芥曰國人曰寇讎其輕重之等較若也夫范氏荀氏滅于知氏知氏滅于趙氏則知氏于范氏

荀氏正趙氏之于知氏也讓以眾人報范氏荀氏則二氏之亡仕他
姓可矣曷在乎仕其故主之仇之後而且爲之盡力也不幾于寇讎
之報大馬之視乎夫瑤之未敗果知之讓擇而事之惡取其知瑤之
將敗希爭之讓黜而成之惡取其賢瑤亡也可以死矣弗死襄執也
可以死矣弗死至再刺而再執也猶不死惡取其勇俾襄子而再釋
焉將以刺終乎將以弗刺終乎刺而中胡以見襄子于身後刺而弗
中胡以見襄子于生前終止而弗刺胡以自立于天下萬世故吾直
以讓非惟弗知義而近于弗知恥也其厖厖焉惜其一死務以苟成
其一刺之名而已于人臣於二心奚有也卽人臣二心將以讓藉口
自遁而又奚愧也然則爲讓計宜何如曰死范氏荀氏上也死知伯
之亡次也死襄子之執又次也以刺而報其主則已卑卑再刺而再
弗行而卒弗死而徒欲以漆身吞炭愧人臣之懷二心者難矣哉

樂毅上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玄以爲庶幾湯武何其陋哉河汾氏從而與之

眉山氏又從而駁之是皆有疑于毅之不取而未嘗熟察古今攻守之大勢也以吾論之卽墨之守不必智如田單而後全而二城之拔非特毅有所不能卽力與材倍徙於毅者未可必也胡不以戰國淮之燕視秦鬪士孰銳毅視武安君起將略孰優下齊七十餘城坑趙四十餘萬震讐孰甚燕之圖卽墨視秦之圖邯鄲孰急平原安平之應變孰短孰長智者所了也然起以百戰之威挾秦國之眾乘長平之勢蹙垂亡之趙一圍而不能舉再命而不肯行三迫而甘伏杜郵之劍觀其力拒應候之請卽未必盡然而邯鄲之不易克固昭昭矣獨于毅焉疑之可乎夫齊之與燕勢相軋也單之與毅略相等也然而主客異勢怠奮異心重以嗣主狐疑鄰國反間亡臣合力戰士思歸騎劫之代蓋毅有天幸焉不然其能成師返哉故吾謂卽墨之守非單亦全二城之拔非毅所及而論事者必灼見古今攻守之大勢而後可也

甚矣攻守之勢之相懸絕也故守者將有不才兵有不必眾而攻者將之才有無所用而兵之眾有無所施夫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殲隋煬以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眾矣則曰將非才也孔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孫權以十萬圍合肥而幾擒此其將莫才矣則曰兵非眾也光武悉漢將之良以圍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圍金墉而殞身此將非弗才兵非弗眾矣則猶曰敵堅也拓拔英楊大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弼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帥盡奔此將非不才兵非不眾敵非不脆矣則猶曰救至也至魏太武屯百萬于宋唐太宗聚天下于遼則不惟將之才絕古今而且帝矣不惟兵之眾極海宇而且精矣

王莽隋煬兵未必精加

以盱眙小城安市夷帥敵非勍也義隆膽破延壽望風救已絕也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懸絕甚也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況乎樂毅之將燕昭之兵而攻乎田單之守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而夏侯氏以庶幾湯武然乎否哉

趙奢

自山東遭秦禍諸侯之得志者三而蘇氏之合從弗與焉孟嘗之臨
函谷也信陵之存大梁也趙奢之救闕與也孟嘗信陵俱貴公子率
列國以攻秦獨奢起小吏提孤軍大破秦師其事甚偉功甚奇而讀
史者忽焉第知奢之勝而已而所以勝弗知也當秦之圍闕與也惠
文以問廉頗以爲難救何哉闕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秦攻韓而
移兵闕與蓋出趙之不意也而趙始發兵救之令秦也據險以拒趙
若魏太祖之屯柴壁則趙師阻令秦也扼險以要趙若唐太宗之襲
美良則趙師殲二者皆曉兵所忌而頗位趙上將氣聞諸侯固不肯
輕用其名闕成敗于鼠穴也奢則未嘗有戰伐之勳一旦欲翹然自
樹勢不容不出死力以見其奇而奢方拔自細微又易以愚秦耳目
于是頓兵邯鄲增壘以示吾弱而弛敵之防堅壁以蓄吾威而俟敵
之間至於二十八日之久彼師已老而我師方壯然後乘秦之無備
而卷甲以趨之彼欲拒吾於險之外而吾已入欲邀吾於險之內而

吾以出比秦人悉甲來攻而吾壁壘已成士有必死之志以久蓄之
鋒乘初至之銳勵必死之勇以馳乎疲勞暴露之師此其廟勝之勢
在趙在秦不待智者而決矣或曰奢之勝歷之謀也歷所謂厚集其
陣先據北山皆兵家之常偶合于奢而奢用之蓋奢之勝而非所以
勝也奢受命出師勝秦固燭鑑焉而俟歷乎哉然則廉頗之議失與
頗秦所忌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弗疑頗將則敵疑而弗信故
奢之事頗雖勇有弗能行頗之言奢雖勝有弗能奪也夫道遠險狹
頗之言誠未爲失而括也長平大勦亦父奢闕與事狃之悲夫

趙括上

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古今以罪趙括輕躁寡謀可罪也而長平之事
則大有難言者世襲故常類以括爲妄庸豎子則弗考之甚也何者
四十餘萬之眾匪易御之師也四十餘日之圍匪易支之困也使括
也而果妄庸豎子若宋義劉秩李元平輩將鋒交卽潰曷能以其眾
戰耶將伏發卽殲曷能以其眾守耶以四十萬之兵陷必死之地壁

四十餘日之久而無一叛者至括死而後降則括之爲括可知也括當時所與援桴對壘何人哉秦兵之強天下靡敵焉白起所擊天下靡堅焉彼且因失地之忿勵用壯之師非闕與之戰兵無名將無勇者比也當起未將而頗之禦敵已憊矣洎乎武安旣出秦掃境以潛屬之而其王又親至河內發穉弱以趣之蓋不啻宋人所謂空國而戰者噫嘻當其時事勢之亟何如也吾以卽信平弗代而馬服復生未易云也夫括也果若李元平輩則一王齟舉之矣而胡以必起以寡擊之以正擊之亡不可者而胡以用衆而胡以用奇且一朝食滅之矣而胡以若是久也惟將而必起而必用衆而必用奇而括之不得爲妄庸豎子也審矣

趙括下

秦之縱反間也第欲將括趙卒將之而括卒覆其軍胡秦之巧趙之拙而括之愚也當孝成之受上黨也議之平原以廉頗當起其策之亦審矣及頗失亡堅壁孝成讓之而秦間之入直以頗爲易與且降

頗也將四十萬之眾外創于敵而內迫于君是章邯鉅鹿之勢也縱
頗之才足以堅守趙之君臣而聞斯語其能無矍然動哉而當其時
孰可以代頗者馬服死安平亡李牧方保塞未知名蓋六國之將舉
亡任此不獨趙也獨括素喜兵時亦以能將歸之而先是父奢又嘗
代頗却秦故孝成平原驟舉之而不惑也夫秦之利在去頗不在任
括趙之失不在任括在廢頗頗代而四十餘萬之命已懸于白起之
手矣方是時趙之風將頗外樂乘龐煖二子而已趙不將括而將二
子未必不爲芒卯扈輒之續而其敗或速于括未可知也括堅守四
旬而救弗至而卒以身死敵雖不足以贖其償軍之罪較之誤國而
降者猶有間也而世之罪括甚于趙葱騎劫而孝成平原夷于王遷
郭開余是以悲之

韓信

神矣哉漢高之智也其智之神蓋不惟顛倒一世且籠絡萬世而愚
之夫韓淮陰之反不反于武涉蒯通之說而反于擊豨豈人情哉自

史遷文致獄詞世遂徒惜其功大而弗克終至稍名能扼腕者又率以高自將而蔽罪于后雉此淮陰之寃所以亘古不白而天下萬世咸籠絡于漢之術中而莫悟也高于當時所深惡而劇畏者籍耳信耳自臨淄之乞封與固陵之割地高之亟欲取信曷嘗一日忘之迺至垓下之戰蹴百勝之楚于掌股之上而立致其亡高之所畏而惡且不在籍而在信而信方子子然抱其微誠今日却武涉明日辭蒯通以漢終不忍奪我不知楚旦亡而已且暮及矣夫奪信齊而徙之雲夢猶置蛟龍于大澤而日虞其騰也奪信楚而居之咸陽猶柙虎兕于高堂而日虞其攫也蓋漢之縛信不待陳兵之釁信破籍而陳平之謀已策矣漢之戮信不待家眾之誣高擊絺而蕭相之禍已成矣夫絺匪布越伍也所將固勁兵而翺翔趙代爲漢疾埒諸疥癬而信則漢以腹心虞之命將擊絺周勃灌嬰輩比比足任高也其胡以舍信于近而事絺于遠也信功大而材高廢不以罪海內功臣已人人輓腕而高之積慮必戮信始安戮之復不以罪則功臣愈危而高

亦亡以自解于天下萬世卽聲罪戮之猶或慮夫世之投喙于我也則無若自將以擊稀而推后以戮信夫然後罪信者咸以失職怏怏罹禍致疑問有矜信第以雉一婦人不當顯戮而高也竟遁之乎是非袞鉞之外於戲此淮陰之冤所爲亘古不白而天下萬世咸籠絳于漢之術中而莫之悟者也夫淮陰之愚于漢吾不暇惜而天下萬世咸愚于漢而莫之能悟則吾之論有不容秘之終身者矣

關羽

余讀陳壽書至關壯繆之走麥城未嘗不掩卷三嘆也蓋漢事至斯遂無復可爲者矣王長公謂荊州之失昭烈與有責焉當壯繆破襄宜遣孔明益德帥精甲數萬控扼江陵遙相首尾庶乘魏之勦而伐吳之謀其論甚卓而夷考時勢則有不遑及而且有不必然者先是劉封孟達屯戍上庸羽始圍樊累趣發兵而二人銜其矜高堅閉不出以致逕路斷絕迄墮吳寇之奸當南郡旣失麥城孤危二人罄兵風發赴難卽亡救荆亡何至壯繆父子駢首淪胥致古今一大扼腕

哉若昭烈之不預遣孔明益德非委羽也三蜀甫定驚擾不常如魏
眾所傳日斬數人而莫能靖孔明固未可旦夕離益德破張郃鎮閬
中移軍遠出郃必乘虛來寇亦非所以救輯巴徼總之時勢未遑然
俾昭烈逆計羽之安危則寧舍巴蜀而援荆之師有不俟終日者要
以羽方乘勝而南郡非旦夕可下或小有利鈍上庸密邇足相應援
詎意封達外訐芳仁內叛瓦解土崩至于斯極也耶夫漢事可爲僅
僅羽威振華夏之頃而一跌至斯此吾所爲三嘆流涕欲磔呂蒙之
屍于千載之上者也

龐德

古人云死有輕于鴻毛者其龐德謂哉德之于蜀以故誼則主超在
焉以天倫則兄柔在焉何親于魏而必附之况德既食張魯之食矣
魯滅于操則操者魯仇而德委質于操以終其身其視壯繆守邛見
執曹氏間關萬死故主是求至竟立效報曹而後去者其人何如也
且也中山帝室之胄海寓所知德豈有胸無心者流顧捨正統之昭

烈太節之雲長而奮臂螳螂致命篡竊方其就戮雲長親諭之降而惡言抵觸自蹈天誅據德所云魏王帶甲百萬等語徒以操凶威虐焰雄視四方詎復知所謂順逆邪正哉操一天下德且爲上佐爲元勛彼區區一死而足償其助桀之罪也而矧乎其死于操也

少室山房類稿卷九十六

少室山房類稿卷九十七

續金華叢書

澱水胡應麟明瑞著

論六首

諸葛亮

武侯人品信軼漢唐而班三代矣迺其人才又絕出于三代之下者夫三代而下稱才之盛莫如漢漢高之目三傑也其才猶千古一選也然良能運籌而未必能臨陳何能治國而未必能運籌信能行兵而未必能治國高能用三子之長以取天下而弗能以身兼三子之長武侯之才則三子之長以身兼之而且能取天下能取天下而且能弗取者也夫武侯之治國人能悉之其運籌之大者隆中以一言定鼎江東以片語致師祁山之出隴統殂法王亡間一二僅存無益勝負之數審也而曹氏謀臣策士布列後先武侯惟綸巾羽扇談笑道之而司馬諸人一籌罔措卽曲逆剛成紛綸帷幄而庸詎加焉迺其時蜀將之堪大敵者關張黃馬久歿行間第魏延足使而狼戾矜